



# 榆钱花儿开

陈嘉瑞

# 就是那树樱花

平利 王仁菊

榆钱儿，开在三月，开在童年。

一番春风，一夜细雨，清晨，榆树湿软的枝条上，结满了榆钱儿。绿莹莹、脆生生的，一串一串，肥嘟嘟地压弯了树枝，像无数条绿色的冰挂，弯成重重叠叠的弓。经风一吹，似乎听得见枝条间咯吱咯吱的摩擦声。放学路上，蓝天如洗，夕阳如画。背着青山小河，袅袅村庄，塬畔沟边，是伙伴们摘榆钱儿的身影。那喜悦与欢笑，随着忽紧忽慢的风儿，阵阵飘荡。

苦涩的童年，却充满着甜蜜的回忆。在那个年代，榆钱儿是农家青黄不接的救命粮，更是孩子们春天最美的“水果”。榆钱儿是在我们毫不意识的情况下盛开的。突然的发现，常常令我们惊喜异常，采摘，就成了最为欢快的游戏。暮春三月的天气，伙伴们沐浴着春风，有的疯坐在树枝上，有的跳跃在榆树下，将一把把榆钱儿揉进嘴里，满嘴就有了如蜜的脆甜。嘴角，也溢出绿沫儿。吃饱了，回家的路上，嫩枝去芯做成的柳笛衔在口中，伴着笑闹，吹出或清脆或低吟的柳笛声。

榆钱儿，让人回忆起年幼的日月。小时候体质羸弱，和一大帮孩子们在一起，抢榆钱儿就处于劣势。当时有些大的孩子在榆树上折，一枝一枝扔下来，树底下是一帮碎娃们在地下抢。常常伙伴们吃饱了，我才会去别人的恩赐下得到干瘦的几枝。一天，又是眼巴巴朝树上观望的时候，我的小妹意外地出现

了。当树上的伙伴扔下来大把的榆钱儿时，高个子的小妹优先接到了。她一下抱了一大抱，避开其他人，引领我跑到路边的田坎。她抽出最繁茂的几支递给我，叫我快吃。我高兴得合不拢嘴，从没有吃过这么好的榆钱儿啊。一屁股坐在地上，边捋边吃。那一下午，榆钱儿吃光了。晚上，奶奶还用小妹捋下来的榆钱儿，蒸了一大盆的榆钱儿麦饭，拌上辣子蒜，有说不出的味美。我虽称小妹为“姑”，其实她比我大不了几岁，小时候最疼我了。一有什么好吃的，都是让着我吃。据说小时候别人骗她要把我抱走，小妹吓得哇哇大哭，双腿叉门不让人进。那时小妹是我的保护神，平时谁也不能欺负我。只要她在，我就趾高气扬，拉着她的手到处玩。

近处的榆钱儿捋完了，远处的、高处的榆钱儿还在吸引着人们。一次，我缠着小姑要榆钱儿吃，小姑无奈，领我到了村外来寻找。终于，在塬畔的榆树上，看到了树梢收尾的榆钱儿。小妹回头望望，也有几分害怕，我却执意要吃。末了，小妹一咬牙，往手心吐了几口唾沫，开始爬树了。小妹终于爬到了树杈上，我高兴地在地上跳着笑。当第一支榆钱儿折到手之后，小妹舍不得先吃，先向树下的我扔来。我接住榆钱儿，捋着就往嘴里送。接着，头上、身边，接连不断地落下一枝又一枝。不一会儿，身边就是一大片。正当我欢叫不已的时候，突然“啊”的一声，小妹失足从树上掉下来了！我吓得大哭，小妹摔在地

上半天起不来，等缓过来劲，哭声比我还亮。塬畔离村子太远，没人听到我们的哭声。眼看着天黑了，小妹慢慢不哭了。我们扔下一大堆的榆钱儿，小妹扶着我，一拐一瘸地回家了。奶奶见了大骂，骂小妹不像个女娃家——幸亏小妹身轻，那次只是崴了脚，身体并无大碍，躺了几天又上学了。可从那次以后，小妹再也不上树了。

后来，每年的三月还是能爬上榆钱儿，只是我们不再上树，小妹专门做了一个可以钩榆钱儿的捞钩儿——站在树下，用捞钩一折，榆钱儿就折下来了。

后来，小妹出嫁了。以后的许多年，见了她，我就笑她从树上摔下来哭的狼狈相。小妹就说小时候的榆钱儿，真的很好吃呢！

多年了，没有见过小妹的面。听叔父说，小妹的日子不顺利。再后来，听说她给人当保姆去了，不愿意再见到别人。一直都想看看小妹，这几年都没能如愿。

多少年都没有看见榆钱了，更没有吃过榆钱儿。前些天路经安康的宁陕，偶然看到荒路边葱葱郁郁的榆钱儿，兴奋地大叫。下车拉过树股，捋下一把就填进口中，童年的场景一浮现在眼前：那远山，那小河，那夕阳下嫩绿的麦苗，还有嬉笑着领我疯玩的小姑。

嚼着嚼着，我的眼里泛起了泪花儿。小妹，如今你在哪？记忆是风干的榆钱儿，在岁月的风中，越飘越远。



吴书民 作

# 瀛湖

第 1341 期



汉江随笔

# 妇女节里话女性

平利 兰庭的兰

人的一生若按百年计，除去懵懂无知的孩童时代，努力学习各种知识的青少年时代、捉襟见肘的创业时代、养育子女的后婚姻时代、勤奋工作的职场打拼时代，剩下的安逸日子算起来实在不多。而对于女人而言，青春韶华更像是手中的风沙，怎么样去做都抓不住。常在蓦然回首间，已是两鬓染雪。

从人类的发展史来看，女性曾经主宰过家庭、部落、氏族，乃至母系氏族社会；今天在诸多地方，仍然可以看到有女性主政管理国家；在一个国家内部，更有女性在各行各业施展才华，绽放着夺目光彩。

从动物学的角度看，男女在繁衍后代的事情上，既亲密合作又分工明确，仿如是一场人类共同的约定。女性大多承担着孕育、分娩、哺乳、养育之责；男性更多承担家庭劳动、外交、工作之责。故而男性常常以“主外”为由，逃避了许多家庭的琐碎；女性又往往受家庭琐碎拖累，或者过度依赖男性，成为丈夫和子女的附庸。

随着时代的进步和人类社会自身的发展，有越来越多的女性走出家庭，走入社会。她们是好妻子、好母亲，也是好员工、好领导。男性能做到的事情，女性也可以做到，或者经过努力可以做到，甚至做得更好。她们经营家庭，服务社会，是家庭角色

和社会角色的复合体；在参与社会劳动、承担社会工作中，她们又是独立的社会实践主体，和男性一样为社会做出伟大贡献。

冰心曾经跳出女性的立场坦陈过自己的女性观：她不是诗人笔下的天仙，也不是失恋人心中的魔鬼，她只是和我们一样，是有感情有理性的动物。不过她感觉得更敏锐，反应更迅速，表现得更活跃。因此，她比男人多些颜色，也多些声音……我所能想象得到的是，世界上若没有女人，这世界至少要失去十分之五的“真”，十分之六的“善”，十分之七的“美”。这个观点很好地概括了女性的气质内涵和生命魅力。

今天，对女性的定位应该是：女性和男性构成人类社会的一体两面。对女性的尊重和关爱是正常社会的应有之义，对女性的欣赏和赞美是社会进步的风度和胸怀。

# 人生如陶

旬阳 吴雨轩

儿时喜欢泥土，家门口的稻田便是我的乐园。那时没什么玩具，自己找乐子，一帮小崽子们，放学回来就是疯玩儿，田地里随便抓起一捧土，加水搅和，在手中捏出个碗状，抡圆了膀子往地上一砸，啪的一声，看谁砸出的声音更响，那是泥土最初带给我们的快乐。

成年后喜欢泥土，不再是儿时单纯的娱乐，更欣赏它那种浴火成器的精神，人生如陶，无不是一遍遍的锤炼、打磨。选择做一名陶艺师，当有陶瓷的精神，然制陶的过程并不容易，原料的选取，釉色的搭配，器型的美感，温度的把控，都是对制陶人心性的考验，而对女性陶艺师来说，体力更是一重考验，要忍受三伏天窑炉房里一千多度的高温，也要面对数九天通宵达旦随时可能面临的小状况，在长此以往与泥土的摔打碰撞中，好处是收获到一身好气力。

选择成为一名陶艺师，在漫长的求知过程中，一次次不断验证超耐力的性格。但是一个合格的陶艺人，需要的不仅仅是时间、材料、气力那么简单，必须在不经意间找到自己，和自己相融的生活态度，和人文美学，只有这样，才能将所思所想融到作品当中。

人们常说艺术，我不懂艺术，我喜欢的是我的作品，能切切实实的服务于生活，在众多的作品中，最偏爱的还是食器，手捏成型的食器，无拘无束，有着人类最初的质朴的气息，它的器型可以是圆，也可以是方，或任意形状，干透的泥坯施以不同的釉色，经过高温烧制最终成瓷，成瓷后的食器，带着作者指纹，带着手工的温度，陶瓷这个载体，链接了食物与人的关系。

自古至今，人们对吃这件事都有着不懈的追求和探索，人们离不开餐桌，更离不开盘碗碗碟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器物与人的气息相叠合，在同一空间停驻得越久，越能散发出幽微的灵光。

春风季吹来，做陶艺师的第七个年头，指间的岁月是创作，也是生活。

春到人间，春风浩荡，万里河山，生机盎然。三月，暖阳初照，总是让我们满怀期待，世间万物皆在春光中苏醒，一切都变得灵动起来，欢愉起来。在这美丽的时节，花草树木，在阳光下拔节生长，春的脚步终于如期而至，伴随着一缕缕春风，一场场春雨，我们迎来了伟大的三八国际妇女节。

千百年来，“女性”就是人类讴歌、赞美的主题，在人生的旅途上，在各行各业中，女性看似平凡，看似柔弱，却能坚强勇敢的顶起半边天，成为工作和生活中亮丽的风景线。女性让世界变得更加温情脉脉，有了这个节日，三月更加的迷人。

优秀的女性从古至今都是我们前进的动力，学习的榜样。生命是珍贵的，生活是美好的，所不同的，只是每一个人的初心和梦想，我们为社会付出了什么？我们又得到了人民群众什么样的评价。革命烈士秋瑾、赵一曼、江姐、刘胡兰等都是铁骨铮铮为国牺牲的女英雄，她们用鲜血谱写了自己壮丽的一生。这些英雄模范身上让我看到了什么是闪光的青春，奉献的意义，也让我更加懂得了人生的价值，更加明确生命的态度。

我是大巴山深处的农业工作者，一名平凡普通的女子，常常在田间地头服务三农，从指导春耕、夏耘，再到秋收冬藏。年复一年，却不曾想过要放弃，只希望能够做得更好。

我热爱广袤无边的田野、巍峨庄严的大巴山、清澈透亮的汉江河水，还有这悠悠黑土地上勤劳善良的人民，我农业科技指导这份工作，为农民服务已成为我

生活的主题。我们常下乡和农民群众一起劳动，把惠农政策送到农民家门口，把农技指导送到田间地头，看到他们因为我们的服务，而露出满意的真诚的笑容；看到一个农业园区、合作社越来越壮大，看到在我们的引导和帮助下，有更多的农户走上了科技创新的创业路，产业发展得越来越兴盛，日子越过越红火，我的心里觉得特别满足，特别开心。坚守平凡的岗位，为农民服好务，把汗水播撒在田野里，把论文书写在大地上，用青春和奉献诠释生命的意义。对乡村振兴美好未来充满信心，这样的日子是忙碌的，辛苦的，更是非常有意义的。对事业的这份执着令我无悔，心灵的感动已成为我收获的一份历程，因此，我无悔平淡，更无悔这样美丽的平淡。

一年之计在于春，一年好景在春耕。一粒粒饱满的种子，一台台播种的机具，一个个忙碌的身影，一张张灿烂的笑脸，这就是大巴山深处最生动的春耕生产场景。

走进人间三月，到田野里去耕耘，去播种，实现一粒粒种子到粮食的完美蜕变，春意盎然，相信所有的美好皆可期。对于我来说，一如既往坚守服务三农的初心使命，向古今中外的优秀女性学习，笃行不怠，勇毅前行，拿出“拼”的精神，“闯”的劲头，“实”的干劲，吹响“强信心”的号角，精神和梦想是心中不灭的火炬，是执着前行的动力。新的一年，让梦想照进现实，迸发出更加强大的力量。

# 走进三月

镇坪 杜韦慰

人间三月芳菲始，当春风送走了严寒，将大地万物开始唤醒的时候，看到远处山上的野桃花一簇簇露出了枝头，我在想段家河的樱花花儿应该快开了吧。接到旬阳市文联、作家协会到段家河文艺采风的通知，满心欢喜，终于可以去看看那满山开遍的樱花。

在我的记忆里，樱花是每年果树当中，开花最早的。在旬阳境内好像随处都能看见樱桃树，可是满山遍野成为一道景致且成为当地主导产业的，唯独段家河。

看那绽放的樱花，历历往事随风起，思绪回到2011年3月的那天，段家河镇位于旬阳市以西12公里处，在高速路未开通之前，这里是上安康必经之路。我和好友洁子结伴到安康，路过段家河的那个大的拐弯处，远远就被大面积的白色花儿吸引住了，便请求洁子停车。

漫步在两旁都是樱花树儿的樱花沟，看着那满树的樱花竞相开放，感觉那花团锦簇的花儿都快要把枝头压弯了。樱花有羞涩地打着朵儿，有袅娜地开着的，蝴蝶、蜜蜂、鸟儿穿梭在花丛中。

“我们能给你们拍照吗？”寻声望去，看见两位手拿相机的人，等待我们的回答。还不等我们应声，“我们是安康日报的记者，这次出来寻找素材，看到你们在樱花树下赏花的场景，拍成照片定能登上《安康日报》。”

一听是《安康日报》，看到那我从未见过的加长镜头相机，又想到可以给段家河做宣传，我就率先爽快地答应了。

3月12日，城关一小的老师手捧《安康日报》兴冲冲地说，你居然上报纸了，在段家河赏花的美景，虽说黑白照片，理论上可以清晰地看到那朵朵的樱花和你赏花的表情，你们太厉害了！我们办公室都在说《安康日报》可不是谁都能上的呀！

樱花与桃花仅一字之差，相较起来，风格各异，一个素朴、一个妖艳，各有各的好。樱花似小家碧玉般的，多了几分从容与宁静。徜徉在花间，指尖划过，低头轻嗅，无不透着淡淡的沁入心脾的芬芳。

段家河的樱花儿又开了，现在已不再是2011年那路旁的几十棵树，而是已规模千亩面积的樱花园。走在这樱花园里，乡村振兴的美丽蓝图如樱花儿在绽放。

# 樱花又开

旬阳 鲁玲

